



心上
有你的声音

槐 华

心上有你的声音

你突然出现，
我抖着手开门，
深夜里，你压低的声音
在我心上投颗炸弹！

……而你匆匆又走了。
你第一次热握住我姑娘的手，
对我凝视；一秒钟以后，
也许是十年的久别呵！……

我从楼梯口又跑到窗前，
直望到你没入黑暗的天边；
泪水迷蒙我的眼，心上有你的声音：
“火的道路，不变的深情……”

1963年2月8日元宵

歌唱叶立天

—

“暮色下，
新加坡河，
悄悄地流，
黯黯地诉……”①

叶立天呵！
你在何方？

听说很多人壮烈牺牲了，
听说人民抗日军下了山，
吡叻河啊！
千里旗浪……

叶立天呵！
你在何方？

可记得铜锣合唱团的军号，
奋起五百万人民的刀枪？
可记得新加坡河畔的灯火，
你写下了仇恨的乐章？——

《马来亚颂》
《新加坡河》
《赤道之歌》
《树胶花开》
《抗日进行曲》
……

你把祖国的声音听进心里，
你的歌唱出祖国的声音；
你在刀丛中坚持地下工作，
你悼念《保卫马来亚》的作曲者杨励。

二

在鼓角连天的远方，
枪在肩头，
月在山头，
突然传闻你的死讯！

战士们泪望着金星的旗，
仿佛万水千山阵阵红……
啊！是谁唱起了《新加坡河》，
南风抖动着记忆中的灯火……

听说又是叛徒出卖呀，
出版机关房受包围……

火烧你不摇，刀刺你不抖，
你高唱着《国际歌》！

六月十八日，
一九四三年的烽火里，
你呼喊着抗日的胜利，
鲜血燃烧遍新加坡河……

三

人民音乐家——
叶立天呵！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上。
你写的悲壮的歌曲，
象血碑，
象拂晓的冲锋号！

1969年6月12日

①引自《新加坡河》

每当太阳升起的早晨

—

曾记得你支持罢课，
在南大学生楼讲抗日故事；
坚定而激动的声调呵，
化进军号、煤炭山、吡叻河……

祖国波浪滔天的血和泪，
澎湃在每个人心上……
你，泪光里映着北斗，

于无声处听五洲的风雷。

那年你才十七岁，
著名的红色故事员；
你说：“十二岁报名乡会识字班，
写下‘穷人翻身’四个字……”

你随身带着“英雄笔”，
生字填满纸片；
田间歇晌时捧起课本，
阳光呵多温暖。

榴花一朵，油灯上开，
曙光初照，眼睛闪亮；
于是你身在茅屋，
心怀时代的风云。

你呵，一个贫农的女儿，
走进万顷一红的旗海；
你呵！一只呼唤光明的黎雀，

要在人民中间传播真理。

二

曾记得那光荣的旗帜，
你要我写一首颂歌，
我要你唱作为“条件”，
你热情地答应了。

不久乡会被摧残，
传说你去到遥远的山城，
从那彭亨河的激流里，
能否听见你动人的歌声？……

谁想到离别了五年，
在南方的星空下，
你演英勇的战士，
歌颂人民的烽火。

就义前的口号声，
欢呼着光芒四射的旗；
于是悲壮的史诗，
化成复仇的风暴！

我向你热烈祝贺，
还特意提起唱歌的事；
你高兴地说：
“颂歌呢？快拿来看！……”

三

恳亲会，
你颂颂壮丽的诗篇——
天幕上映现广阔的山区，
人们在红日下歌唱。

新春晚会，
你欢舞彩绸向太阳，

十月演出，
你象葵花开放在东风里。

从此呵，每当太阳升起的早晨，
每当北斗照耀的夜晚，
我就想起葵花和群星，
想起你光彩照人的形象。

但我更向往你的歌声，
可惜错过了你今年的表演唱；
我常在深夜听藏族民歌，
才旦卓玛的音色何等深情……

多少个凛冽的清晨，
我站在高处望北方，
天线被烽火照得通红，
我心里充满了歌声和鼓声……

这一切往往教我想起了你——
誓为光荣的旗帜献终生；

我终于在风雨纵横的时刻，
在新加坡河畔听你曼声歌唱：

“啊！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啊！舵手，
指引着航行的方向……”

四

你！多奇志，
灯塔照耀下的一朵浪花，
你是舞台上的红心，
你是烽火中的战旗！

1970年4月25日清晨

小女儿

那天，小女儿睡得正甜，
象素心兰带着浅笑，
临行，我伸出被铐伤的手，
沉重地，又把摇篮摇……

今天，我被押到会见室①，
眼前忽飞现一身红——
小女儿直向我欢叫，
双手在隔音玻璃上拍红。

隔音玻璃震得象要碎，
嘭嘭地拍痛了我的心，
我凝视着她的泪珠儿滴下，
却又滴响在我的梦境……

“爸爸！
抱我啦！”
“爸爸！
回家啦！”

小女儿两岁还不到呵，
教我怎能把她道理告诉？
将来她生活在春天里，
定会更爱这亲人血染的旗……

如今，小女儿照片贴在铁窗前，
让她每天同我争看诗篇，
晚上，她会拉起我的手，
跟叔叔、阿姨们一道歌唱……

1977年12月

① 指牢狱会见室。

深 情

初次踏上你家楼梯，
心儿越跳越高，
你含住笑，
白衣上微烧起红霞……

你曾望着我轻唱，
用一往情深的眼神；
在四月的星光下，
我们俩奔走在吉北柔南……

为文艺红花开大地，
我的笔尖磨出火，
你泡浓咖啡，
使我爱人民更深沉。

突然手铐把我扣，
小女儿惊跌桌子旁，
我扶起她又拾起地图，
赤道上流着两代人的仇恨！

除夕，你带女儿来看我，
真高兴幼苗能经风雨，
任凭铁窗添千重，
怎禁心啊飞太阳！

啊！你曾望着我轻唱，
用一往情深的眼神；
任凭铁窗添千重，
怎禁心啊飞太阳！

1978年2月

致明眸

你
两束短发
高原上飘

解语明眸
十分秀气
又添两分

笑对朝阳
你畅谈理想

啊！多少心
在呼唤你
能跑上
赤道……

如今，春节近了
你却在远方

还记得我的诗吗
我更记得你的心跳

1981年2月

窗内·窗外

(1977—1986)

0

为明亮的诗眼
象天文学家
找遍银河

窗 内

1

铁栅影

象五线谱
填我红血音符

2

雨后
铁栅影冷透
菜畦
叶子却笑出
泪

3

我为雪松流泪——
壮志被盆栽
千里冰封
才能绿出天外

4

房
两步乘三步
决心走上
二万五千里

5

门
能挡住时代吗

心呵
仍爱阳光

6

墙

用四面灰色
夹我

却遥想
流动的绿
飘动的红

7

铁网影
象稿纸
觅我刀丛小诗

8

雾角
耐风灯
祖国号

向明天长征

9

什么时候
又一阵东风
吹开五洲心花
太阳啊
照干奴隶泪

窗 外

1

又见星光
心潮多欢畅
还记得吗

咱们夜渡
吡叻河

2

心
自从住进组屋
天
就只有八呎高①
红太阳
也缩小成
一朵
玫瑰

3

缪斯小姐
似对我特别

鍾情——
数字
岁月
压不碎
灵感
雾呵
冷不了
我的
心

4

任生活是严冰
依然作花式旋舞

任宇宙是长夜
愿作含苞葵花

啊！雪莱同志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②

5

雨

打湿了黑夜与黎明

打湿了许多

心

仍有

伞

争放在

寒流

6

时代的风

曾吹心帆

成“C”

四年相思
心帆何曾
碎

而今仍似
朝霞
心帆
飞飞飞

7

雾雨
云海
漂白了
彭雪高原

漂不白

我心中的
旗

8

心
曾旋四海的
蔚蓝

盼再有舵手
导我
征帆

9

听黎明
寂了
歌涛

山路
更弯曲
树挂满
泪和火

历史
没有休止符

① 组屋天花板只有八呎高。

② 因激赏雪莱（1792—1822）诗句中极其深刻的乐观思想，故称他为同志。

河畔抒情

爱情，只留给故乡

—

你去过平壤
你到过北京
小小银球
欢飞出
友谊的

旋律
那时呵
你，中学生的
梦
开遍金达莱花
响彻伊犁河的
波浪……
啊
那青青
青青的
杨柳
似你的
飘裙
那脉脉
脉脉的
红霞
你的笑貌
但你
少女的
爱情哟

只留给
故乡

二

那天
你听说：
大舫船
将满载
离愁
与新加坡河
死别①
你呀
奔上河岸
象蓝色的
闪电
而那摆渡的
印族女孩
波毕②

辫子
轻轻地
摇呀
摇
就象
你的心
为故乡而
波动

三

只见你
伫立船头
目送
无语的
流水
几时流向
欢笑的
明天

那沿岸的
榕树
以千弦的
激响
颤碎了
黄昏
而你天蓝色的
裙影
偶而在浪花上
闪耀
闪耀……

黄昏，在柴船头

黄昏
雨
集一世纪的
沉重
洒落

柴船头
啊
新加坡河
诉不尽
历史的
爱
恨……
多谢
身边的
老友
为我的诗
谱写 D 大调
以带火的
音符
烧穿
茫茫的雾啊
雾

啊
黄昏

黄昏
在柴船头
雨
添心的
沉重
新加坡河呀
血泪交响诗
最忆
那摇过黑夜的
橹
最忆啊
故乡的
歌

波涛，如泪如歌

我曾经爱上
一位姑娘
她家临河的

小窗
开向繁星之
夜

我为她写过
一千首
情诗
她报答我
只用一秒钟的
微笑

就在那吊桥头
我度过
花与火的
岁月
我当年结识不少
苦力兄弟
用沉雷的
弦
控出百年的

恨

我常沿河边走去

心唱：

“暮色下

新加坡河

悄悄地流

黯黯地诉……”③

我一度离开

河岸

风雨啊

坚强了

情与思

阳光

迎接我

握手在

第二次……

今夜

我又来到

河畔

那银河最亮的
星辰——
姑娘的眼睛
已不再
闪现
才惊觉
月色
照凉了
中年
她
已成为
我的
老爱人
而那
迷离的
大舫灯火
调和着
故乡的
咖啡香
却将永远地

消逝……

啊！

新加坡河

往事的

波涛

在我心上

如泪

如歌

1983年9月4日

① 1983年8月31日起，所有大船都得移泊

巴诗班让海面。

② 摆渡女孩的名字。

③ 引自《新加坡河》。

你的心和笔

——致方修先生

—

子夜

接过电话

心久久不能

平静……

忆起一九五三年

我背着书包

跑上报馆

是您哟！
先生
从来稿的大海
掬起我最初的
浪花
翌年五月
血萌发我的
愤恨
渐听见时代的
鼓声
我常登门
（正对红山7号巴士总站）
您冲进
满身汗
笑说：“拍史料回来……”
显影
剪辑
誊清
扒碗潮州粥
上班去也

.....

您冲进

一身雨

编述

评论

烟一根接一根

咖啡

留不住

夜色

二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

全马沦陷

前夕

您，二十一岁

宣传抗日

在新加坡河畔

南太平洋上

海涛在翻腾
法西斯强盗
带来战争……
文工团一百二十人
义勇军热血三千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惊醒
石山脚风萧萧
三年八个月
您哟！
曾身陷吉隆坡黑牢
仍谛听那烈焰的旗
高空飘
军歌悠扬

三

和平了！
血碑熠熠——
萧扬、叶立天……
民声报半年
幸会群英
先生您采访的
脚印
摆满了煤炭山营地
彭吡河湾
而后南下
新加坡

四

“六二〇”
烽烟再起
亲人血

山河泪

七十年代
闪电把我
抓住
再不能
沿赤道飞奔
却只能
用岁月
燃爱和
恨

于是我
想裴多菲
想鲍狄埃
想希克梅特
想铁戈及其
《在旗下》

我更常惦念

先生哟
您的心
是真正的
文学史
您的笔
留下了风雨中
不灭的火种与
火花

三十年
三十年呵
您编著了
《马华文坛往事》
《马华新文学史稿》
《马华新文学大系》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

五

长年

先生您
与炉烟作伴
膀胱结石
去年开刀
肾结石
明早手术
可是，先生哟
子夜还来电话
教我如何编纂
《热带五十年诗选》

我挂上电话
泪
狂流……

我还年青
誓用诗
战大地风雨
用七个音

柳接今天
明天！

1986年9月1日